

聲前一句 千聖不傳

鄭湧

——問臨濟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——

「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」。在禪宗公案故事裏，這是經常被提到的一句話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。然而，這句話究竟應該怎麼理解，卻一直是婆說婆理，公說公理，衆說紛紜。

在座的諸位，我們就請出家師父先作一個開場白吧。

出家師父說：對於這句話，我根據自己的領會，來做一些解讀。我的這個解讀，是陡增更多的迷惑、混亂，還是略有澄清，只好請諸位批評了。

這句話的本意是說：對於任何聖賢、高僧來說，「聲前一句」，他們都是無法傳達、講不清楚的。那麼，究竟什麼是「聲前一句」呢？它為什麼竟是那麼玄妙或者困難，以致於所有的聖賢、高僧都無法傳達？

在禪宗公案故事裏，在問及「如何是佛」、「佛祖西來意」的時候，有時就會說：「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」。這似乎是在說：「佛」、「佛祖西來意」，事關

「『聲』前」；而「『聲』前」的「事」，不論何方神聖，都是不能言說、無法傳達的。

圓悟克勤注釋《碧岩錄》第七則的時候，正是因為其中有「如何是佛」的問題，所以在他所做的《垂示》一開頭，就提出了「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」。我們不妨就此則公案為例，來解讀「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」。

當然，講「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」的時候，不能不顧及那《垂示》中後面緊跟的那一句：「未曾親覲，相隔大千」。不過，這是後話了，留在我們下面的解讀中再說。

《碧岩錄》第三十二則：

定上座問臨濟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濟下禪床擒住，與一掌，便托開。定佇立。傍僧云：「定上座何不禮拜？」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

法眼禪師，即法眼文益（西元八八五—九五八），

俗姓魯，余杭（今浙江杭州）人士，是法眼宗的創始人。

這則公案，文字不多，內容也不複雜。慧超問法眼：佛是什麼？佛是怎樣的？法眼並沒有直接回答，而只是說：你是慧超。

出家師父問：誰來接著講？

師父的大弟子答道：我來試試吧？

得到師父的首肯後，大弟子就講：對於法眼的這種說法，有很多種不同的理解和解釋。有人理解為：在法眼看來，佛就在每一個人自己的心中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與其去問別人「如何是佛」，到外面去找佛，倒不如在你自己身上去找，靠自己去成佛。於是，他就說：你是慧超。意思是說：「如何是佛」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才問我。但是，你應該知道你自己是誰吧？「你是慧超」，這你不會不知道不吧？！當然，成佛前，「你是慧超」；成佛後，「你（依然）是慧超」。這你也應該知道！

此外，我們也可以從「遠」、「近」的角度來看。包括「如何是佛」這類問題，與其問別人，則不如問自己。不問自己而問別人，那就是捨「近」求「遠」。在解釋學方面，法國的當代解釋學家P.呂科就提出過一個「繞道」法。比方說，有的時候，眼前的路走不通了，

就繞一下道。這種做法，當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也有一定的可行性。不過，即便是「繞道」而行，也得從自己的腳下開始不是？！先得知道自己現在何處？！自己要從這裏走向哪裡？！

中國有一個反對「繞道」、「遠」的傳統，例如，老子就主張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闚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」這就是說，「繞道」越「遠」，知「道」就越少。圓悟克勤在對本則公案的《垂示》中，也強調了「未曾親覲，如隔大千」。這也是在說：要「親」、「近」，不要「遠」、「隔」。

或許，還可以說，佛與人的區別，只在於迷、悟之間；迷則為人，悟則成佛。所謂「成佛」，說穿了，也就是「人」變成「佛」。而「成佛」的關鍵，就在於「悟」。悟，又必須自己去悟，而且也只能是自悟。「成佛」，說到底，不是從別人處得「傳」的，是任何人都傳不來的，就是連「聖」者都不能「傳」的。

哲學家朋友則說：對這則公案，有很多不同的解讀。有人解讀為：佛就在你自己身邊，還去找佛，豈不是騎驢找驢？這是一個看起來還算不錯的解讀，但圓悟克勤禪師沒有認可。

或許，可以解讀為：你提「如何是佛」的問題；但是，你為什麼不提「如何是慧超」呀？「如何是慧

超？」這個問題，才是你應該提的。因為，你需要弄清楚恰恰是你自己，看看你自己究竟是誰。你自己弄清楚了，你就會明白：你是慧超，而不是別人。

對於「如何是佛？」問的人不同，答案也就隨之不同，每一個人應該都有他自己的答案。別人的答案，永遠是別人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任何別的什麼人，都不能代替你回答，就像不能代替你吃飯、睡覺一樣。

每一個人，都有他自己的人生道路，有不同的人生經驗；而問題和答案，就都產生於這種獨特的、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經驗之中。

由此可知，真理的通達也是一樣的。通達真理，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路，這種道路就是由他本人的實際人生走出來的。每一個人的「人生道路實際」，都不盡相同；因此，他們通達真理的道路，也不相同。

曾經有一段時間，人們被告知：通達真理，只有一條道路，所有的人都只能走這一條道路。這種鬼話，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信了，講的人也不多了。

但是，「通達真理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」，信這種話的人至今並不很多，不讓別人信的人也還不少；所以，需要再講講。

小青姑娘插話：你是說，真理可以通達。那麼，真理可否擁有？

小青姑娘的問題，並沒有人理會，也許根本就沒人聽懂。

熟悉西方神學的朋友按照自己的思路說：話又說回來，對於「『聲』前一句，千『聖』不傳」，我最感興趣的，不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；而是，這句話裏面所涉及的「聲」和「聖」等關係。這種「聲」和「聖」的關係，在西方宗教、神學中也是很重要的。

先從「神」、「聖」來說。在西方，他們的神、上帝，是有其特殊的顯示方式。他們的顯現，不是以肉身、形體的方式，而是以無形的方式，例如「聲音」，或者是「語言」特別是「口語」。西方的神、上帝，是以話語來發號施令、創造世界萬物的。在《聖經》裏，就有「太初有言」、「上帝說：有光」等說法。「語言」，就成了世界之「初」，萬物之「始」。

出家師父接茬說，如果說，西方宗教、神學特別崇尚語言文字；那麼，中國的禪宗則不那麼重視「語言文字」的。在禪宗看來，佛在言語之外，是語言不能傳達的，也是文字不能記載的，因此而有「不立文字」之說。這樣，就有兩種不同、甚至可以說是不同性質的「語言文字」和「神」、「聖」的關係。

對了，你不是搞解釋學的吗！從禪宗的《壇經》等經典，或許可以得出一種不同於西方《聖經》的解釋學

來吧？！

研究解釋學的朋友答道：您說得很對！法眼答慧超的公案，就體現出一種不同於西方宗教的解釋學思想。

除了前面所說的「通達真理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」以外，還有就是：「『聲』前一句，千『聖』不傳」。強調的是：不可傳達，任何人都不能傳達。而西方解釋學，則認為：神的意思甚至神的話，是可以傳達的。解釋學這門學問的名字，也正是以神的話的傳達者Hermes來命名的，叫做：Hermeneutik（德文）。

另外，「『聲』前一句，千『聖』不傳」，不僅僅從「言」推前到了「聲」；而且，又從「聲」推進到了「聲前」。這樣一來，解釋學的問題，隨之也就推前到「語言文字」之先，超出了「語言文字」的範圍。而西方的解釋學，從根本上來講，則是一種語言學。

一位研究語言學的朋友插話：這裏顯示的似乎是，「聖」與「聲」、特別是「聲前」的區別。不過，據我所知，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來看，中國也有另外一些說法，這些說法，是認為「聖」和「聲」是一致的，它們是把「聲」和「聖」結合起來講的。

在這方面，最突出的恐怕要數郭沫若了。他曾說過：古聽、聖、聲乃一字。這就是說，在中國的古代，聲、聖、聽都是同一個字，沒有分別。從文字的結構

上來看，聲、聖、聽，在中文的繁體字裏都有「耳」（聲、聖、聽），這是它們在字體上的一個共同點。

對於這種說法，那位研究解釋學的朋友則表示了異議：但是，在「語言」和「聲音」之間，還是有很大區別的。禪宗的許多公案，所著意突出的，就是「語言」和「聲音」之間的種種區別。這種區別，在中國的一些非宗教的典籍中，也能找到許多依據。

我們的古人認為，聲者，出聲也，是字之首。這就是說，「聲」在「字」先，「聲」是先於「字」的，是「字」之「首」。「聲」與「字」，有先、後之差，有首、尾之別。從每個人的生長過程來看，這當然也是講得通的。比方說，人剛生下來，只會出聲；到後來，才慢慢地學會說話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；然後，再一句一句地說。

即便是就「聲」而言，在中國思想文化中，還有「『無』聲」與「『有』聲」的區別。這種「『無』聲」與「『有』聲」的區別，是從「聽」的層面來做出的。一種是「聽」有聲，另一種是「聽」無聲。後者，在中國傳統中備受推崇。因為，在它們看來，耳目所聞，是聲音；而作為「聖」者，則應該是「聽於無聲，視於無形」的。這種對「無聲」的「聽」，是不用「耳朵」的。由此看來，「聖」者的「聽」，不是「聽」

「聲」。這樣，「聖」就被和「聲」隔離開了，區別開來。而所謂「『聲』前一句，千『聖』不傳」，強調的卻是對於在「聲」之前的東西，「聖」者也無能為力。誠然，在這裏面也有區別，一個是「無聲」，另一個是「聲前」；而「無聲」是聖者該聽的，「聲前」則是聖者不可傳達的。

有的中國古代文獻，還把「聽」分出了三種不同的層次：以耳聽者，學在皮膚；以心聽者，學在肌肉；以神聽者，學在骨髓。這樣，「聽」就與「神」又結合了起來，提倡並推崇「神」。「聽」，要用「神」。甚至，「神」又被和「無」結合起來，作為一種最高的層面：視聽不用耳目，並要求體合於心，心合於氣，氣合於神。

居士似有所感悟，他自言自語地說：看來，解讀禪宗公案故事，僅僅講到「心」的層面是不夠的。我們似乎還可以再提升兩到三層：從「心」提升到「氣」，從「氣」提升到「神」，再從「神」提升到「無」……

哲學博士頓有所悟：哎！借助這種提升，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那個「拈花微笑」的公案，也許就會有一些新的啟發：

釋迦牟尼在靈山法會上，一言不發，只是手拈一朵金婆羅花。當時，眾弟子莫名其妙，木然而無表情，唯

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。因此，釋迦牟尼就把衣鉢法旨傳授給了摩訶迦葉。

釋迦牟尼拈花、摩訶迦葉微笑，這通常被解釋成是：心心相印。由此，禪宗的要旨，就被確定為是心心相印。由此，就確定了一個以心感悟、以心解經的禪宗傳統。

這種傳統，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、不容置疑的了。這種傳統，立足於「心」。這種傳統所強調的「悟」，側重於「我悟」、「心悟」、自己覺悟。不過，眾所周知，禪宗又是特別崇尚「無」的；而要想達到「無」的境界，似乎需要從「心」提升到「氣」、再提升到「神」。這樣一種不斷地進行的提升，至少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不執著、不拘泥於「心」的思路、出路……

今體詩選

中寧黃河邊護大鵬

空 慧

塞上本是它的家，世代在此度生涯，
獵人槍殺難逃躲，只有老僧袒護它。